

鷄爪山聚義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 洋

封面、插图：汪家龄

封面题字：荆 涛

鸡爪山聚义

费庆立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六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稿相：6 字数：170,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80000

定价：1.60元

ISBN 7-5396-0088-8/1·86

内 容 提 要

《鸡爪山聚义》写的是一个唐朝开国元勋后裔为国除奸的故事。

唐代末叶，番将入侵，越国公罗增奉旨出征。增子罗灿、罗焜义结武士胡奎，同游“满春园”。因救难女祁巧云，与奸相沈谦之子沈廷芳结怨。适边关告急，沈谦为报子仇，按兵不动，且奏罗增降敌。唐王偏听偏信，降旨将罗家处斩。罗灿、罗焜闻讯逃遁，先后与众忠良后代在鸡爪山聚义。

都察院正堂柏文连之女柏玉霜，原配罗焜，因继母勒逼改嫁，女扮男装，更姓潜逃，经历艰险。后被沈廷芳识破，诱至府中欲行非礼。柏玉霜以玉如意打死沈廷芳，沈谦忿极，即把柏玉霜交都察院治罪。公堂之上，父女相逢。当时祁巧云逃在柏府，为报柏、罗两家之恩，乞求代替出斩。法场之上，祁巧云又被鸡爪山英雄救出。

沈谦谋篡，先捕众国公入狱，继命元帅马成龙征剿鸡爪山。马元帅遂与鸡爪山群雄合兵一处，倒反长安。沈谦畏罪投

番，马等奏请追逃。正巧罗增平番得胜还朝，正遇沈谦，逮之进京，沈谦伏法。

故事以忠良之后聚义为主线，交织着罗焜与柏玉霜爱情的描写，展示了封建社会的一场忠奸斗争的感人故事。

回 目

第 一 回	庆元宵罗增接御旨 征鞑靼校场点雄兵	1
第 二 回	二恶棍纵势欺弱女 三义士仗义救裙衩	12
第 三 回	罗元帅告急失边关 沈太师挟私抄罗府	25
第 四 回	贤节妇冒名替主死 贵公子避难走他乡	36
第 五 回	赛玄坛上山夺巧女 玉面虎拔剑战娇娃	49
第 六 回	柏玉霜躲祸出柏府 罗公子投亲入罗网	59
第 七 回	祁子富报信酬知己 赛诸葛设计赚良医	71
第 八 回	英雄汉义救玉面虎 浪荡子求娶祁巧云	81
第 九 回	祁巧云设计离淮安 柏玉霜逃命入虎穴	92
第 十 回	王老翁深夜救史忠 祁子富穷途逢孙彪	104
第十一回	触思情他乡念爱女 设毒谋奸相害忠臣	113

第十二回	众英雄仗义寻罗焜 鲁国公效忠驱程佩	124
第十三回	寻慈父千金入李府 观龙舟恶少下金陵	135
第十四回	弱小姐事奢强作伴 恶公子意迫死守庙	144
第十五回	贞烈女误入太师府 柏都察痛审亲生女	153
第十六回	报恩女冒名赴法场 无辜人奉召入相府	166
第十七回	马元帅抗旨违圣命 鸡爪山发兵进京都	177
第十八回	沈太师图篡收义子 李天官保驾上城楼	188
第十九回	保京都谢元设妙计 夺城门沈谦投敌酋	197
第二十回	罗元帅归途擒奸相 唐天子金殿封忠良	208

第一回 庆元宵罗增接御旨 征鞑靼校场点雄兵

词曰：天有不测风云，
地有万物变幻；
人有旦夕祸与福，
花有繁茂凋残。

做人忠是根本，
尤须诚字为先；
世上人心难测算，
谨防邪恶使奸。

这几句歪诗整词，虽不是至理名句，处世警句，却也是无数圣人君子、名流贤士，富贵之中，患难之际，受尽荣辱，历尽坎坷，总结出来的教人处世、劝人为善的良言。诸君倘若不信，请您听俺讲一个发生在唐朝“安史之乱”后的曲曲折折，悲悲戚戚，痛煞英雄，恨透奸佞的故事。

却说自唐朝开始，我国才有元宵灯节。那唐都长安平日就是处处笙歌漫舞，夜夜灯红酒绿，这元宵佳节更是一年比一年兴盛。别的暂且不说，就说越国公罗增罗府吧，早已是处处张灯结彩，门前宫灯高悬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红日刚刚西坠，银月渐放光华，阖府上下已经忙碌起来。点灯的点灯，燃花的燃花。那时候，过元宵节还不吃元宵，只是观灯赏月。但见那越国公罗增面如三秋明月，目似三更朗星；

玉柱鼻，端端四方，海阔口，见角见棱；大耳轮，黑胡须。身穿紫缎绣花蟒袍，腰缠十三绣金玉带，头戴双翅三梁国公冠。相貌雄伟，气度不凡；双目炯炯，神采奕奕。那罗爷坐在后堂，正等夫人到来，一齐观灯，共享天伦之乐。不一会儿，只听见脚步轻盈，环珮交晃，两个丫环搀着一位雍容华贵、年约五十上下的夫人走来。来者正是越国公罗增的夫人秦氏。秦氏参见罗增已毕，一旁坐下，罗增启口说道：“夫人，你我今夜同去观灯如何？”

秦氏夫人听了答道：“老爷终日操劳国事，难得今日闲暇。街上观灯，虽助雅兴，但依妾之见，还是在府内玩赏的好。你想这元宵之夜，士民百姓，五色杂人，混在一起，男女相杂，行动甚是不便。街上花灯，府中尽有，年前妾已命管家南下苏杭，采奇购秀。什么鱼儿灯，蝴蝶灯，兔子灯，狮子灯，龙凤灯，应有尽有。比起街上，更胜几分。再把咱那两个孩儿唤来，举家团圆，阖府欢乐，共度佳节，你看如何？”

罗国公罗增听了，心中大悦，立即赞道：“夫人所言极是。待观灯之后，再设酒宴，你我和孩儿一起，共叙天伦之乐。”说完，即命院子去请两位公子。

越国公罗增本是大唐开业时，瓦岗英雄罗成的后代。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褒其功勋，那罗成被封为越国公。这爵号可以世袭，代代相传，这才传给了罗增。这罗增到底是将门出身，练就一身武艺，立志报效君国。故而在朝堂之上，天子面前，忠心耿耿，直言不讳。古诗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罗增也因此得罪一些权奸阉贼。这事要说明白，还容下文交代。

且说院子奉罗增之命，去请两位公子。不多一时，只听见后堂门外一阵“踏踏踏”的脚步声响，门口一阵风走进两个人

来。但只见这两人：一个稍高，一个稍低。那高者面如白玉，唇似涂朱；八字眉，斜飞入鬓；英雄目，炯炯有神。那低者面如敷粉，鼻如悬胆；目如晨星，牙赛珠玉；相貌长得天庭饱满，地颊方圆；五官端正，其俊无比。这二人你道是谁？那高者便是越国公罗增的长子，年方一十七岁，外号“粉面金刚”的罗灿；低者就是罗增的次子，外号“玉面虎”的罗焜，刚刚一十六岁。只见二位公子进得堂内，来到越国公罗增和秦氏夫人面前，先拜了严父，后拜了慈母，便左右侍立在父母两边。那罗增对两位公子也着实喜爱，从小便是严加训教。见他兄弟二人进来，开口便先问道：“你二人今日的武艺可曾练了么？”

两位公子齐声回答：“已在后花园练过数遭。爹爹唤儿到来，不知有何训教。”

越国公罗增尚未启口，秦氏夫人说道：“儿呀，今日元宵佳节，你父心中欢畅，欲阖家一起观灯。因而特将你们兄弟二人唤来。”

罗灿、罗焜兄弟二人听了，俱各喜上眉梢，齐声回道：“孩儿遵命。”

此时院子进来禀报，后花园花灯俱已齐备。越国公罗增心中大喜，便同夫人秦氏和公子罗灿、罗焜走出后堂，往后花园观灯而去。

恰在这时，门官慌忙来报：“启禀公爷，定国公马爷到，正在前厅等候，请老爷速去接旨。”

越国公罗增不觉暗自一惊：历来天子在年前年后总是与万民同乐。何事如此匆忙，竟在元宵佳节颁旨到来？罗增正在沉吟，秦氏夫人说道：“老爷，大唐天子，向来喜乐。定是元宵佳节，宫中花灯别致，皇家才请众家国公王爷一起赏

玩。公爷快去，以助万岁雅兴。”

罗增一想，秦氏夫人说得有理。万岁佳节之际，传旨诸臣，向有先例。于是就对秦氏夫人和二位公子说道：“平日朝中公事絮繁，难得与夫人孩儿同聚。夫人稍等，待俺出至前厅看看究竟何事”。说罢，略整冠带，便匆匆来到前厅，定国公马成龙正在等候。只见前厅案上一对明烛高照，堂前两个太监左右侍立。定国公马成龙一见罗增到来，即走上堂来。罗增慌忙双膝扎跪，拜受敕旨。只听定国公马成龙宣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鞑靼国王，无故兴兵作乱，打来连环战表，欲夺大唐江山。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即命越国公罗增挂印为帅，选择良辰，急速发兵。钦此。

越国公罗增听罢圣旨，叩谢了皇恩，接过圣旨，供在公案之上，即着人为定国公和二太监献茶。那太监平日深居宫中，难得这元宵之夜出得宫门，当即拜别了二位公爷，乘机大街观灯去了。

罗增把定国公马成龙请进书房，院子送上香茶，二人分宾主坐了。罗增这才开口问道：“马兄怎的元宵之夜入宫，讨得圣旨？”

定国公马成龙长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罗兄，如今皇上贪恋酒色，那沈太师沈谦偏又献上了妖女。国事日非，忠良难寝。似如此出兵大事，竟不临朝计议，只听沈太师一言而定，宣我前来领旨，岂不是荒唐之极！”

诸位，你说越国公罗增和定国公马成龙怎地这般相厚，竟敢私下议论朝事？原来二人早已志趣相投，並义结为儿女亲家。大公子罗灿聘的便是马成龙之女马金定。罗增听了马

成龙的这番话，双眉一皱，不禁怒上
你看那沈太师是有意加害于我么？”

定国公马成龙说道：“罗亲翁，我看此事未必。那沈谦也无非是在万岁左右阿谀奉承，献个歪计而已，惧他何哉！至于平敌，除了亲翁，还有哪个能上得阵去？”

罗增想了一下，觉得也是，便说道：“食君之禄，忠王之事，为国效劳，在所不辞。只怕是被小人暗算，就是有口难辩了。好则马兄在朝，诸事仰仗照料了。”

“那是自然，何用嘱托。亲翁放心平贼，待到得胜还朝，共饮三杯喜酒。”定国公马如龙说着，站起身来，罗增欲留马成龙再坐，怎奈马如龙要去宫中交旨，不敢长待。二人抱拳再拜之后，定国公便出了罗府，回宫交旨而去。

且说越国公罗增送走了定国公马如龙，又一人回到客厅，独自沉思起来。这消息早有人报到后花园。秦氏夫人待马如龙走了，才和两个孩儿罗灿、罗焜一同来到客厅。那秦氏夫人也是公侯之女，武备后裔；先祖本是助唐太宗李世明建唐立业的护国公秦琼，其兄便是和罗增同朝事君的世袭护国公秦环。因而，秦氏夫人对朝中之事虽不过问，也略知一二。她一见越国公罗增面带愁容，便招呼两个孩儿远远站定，小心翼翼地上前低声问道：“公爷，今日接旨，面带不悦之色，是何缘故？”

罗增答道：“夫人，只因鞑靼国王，举兵入侵。那太师沈谦举荐下官挂印为帅，征伐讨贼。万里征战，难携家眷；若留你母子在京，又恐怕两个孩儿滋生事端，有累夫人。故而下官深以为忧。”

秦氏夫人听了，当即对罗增说道：“公爷，既然你对孩儿放心不下，咱那孩儿已长大成人，文武双全，智力超群。

你将孩儿带往边关，一可为国杀敌，二可在您身边照顾公爷。留下妾身在府照料家事，岂不两全齐美！公爷，意下如何？”

“粉面金刚”罗灿一旁听了母亲的话，便跨步走上前来，朗朗说道：“爹爹，孩儿愿随父帅出征讨战。”

“玉面虎”罗焜站在一旁，并不说话。罗增启口问道：“焜儿，你呢？”

罗焜上前答道：“爹爹，上阵杀敌，儿之所愿；只是撇下母亲，孩儿放心不下。我与兄长一行一止，不知父帅允否？”

越国公罗增听罢心想：莫非他贪生怕死么？便眉头一皱问道：“你莫非不愿随父前往？”

“兄长随父，儿愿在家侍候母亲！”

秦氏夫人刹时沉下脸来，断然说道：“嗯！国家有难，正该出力；临阵畏缩，岂是男儿所为！你只管随父前去，休以老身为念。”

“玉面虎”罗焜本是一片孝心，见母亲如此深明大义，他从小受诗书熏陶，父母训教，岂不明理？当即便对父母说道：“孩儿遵命，情愿随父出征。”

看到两个孩儿个个英勇，罗增和秦氏夫人不胜之喜，甚感大慰。秦氏夫人接着问道：“公爷，此次出征，何日起程？”

罗增答道：“军情紧急，明日恰逢黄道吉日，正好起兵！”

秦氏接道：“既然如此，借此元宵佳节，妾身备酒，与公爷与孩儿钱行。”罗增听了转忧为喜，遂携了两个孩儿和秦氏夫人，一同后花园饮酒观灯去了。

第二天，东方微微才有亮光，罗府便响起聚将钟声，全府上下，忙碌起来。将披挂，马上鞍；刀枪出库，弓箭悬腰。

不多一时，校场上聚集了数万人马。但见越国公罗增和长子“粉面金刚”罗灿、次子“玉面虎”罗焜，全身披挂，头戴金翅盔，身穿连环甲，脚蹬虎头靴，腰挎宝剑。真是长者老当益壮，锐气不减当年；少者血气方刚，正值风华正茂。父子三人来在校场，只听得三声炮响，那越国公罗增怀抱帅印，升坐大帐。大帐门口立时升起一面“帅”字大旗。校场之上，左一队长枪林立，右一队刀吐寒光；前一队剑生煞气，后一队棒撞乾坤。方天戟，如龙摆尾；月牙斧，大似冰盘；青铜锤，精铜铸就；雕弓箭，藏头露尾。罗元帅一声令下，点将官点得众军毕至，营营俱到。诸事齐备，罗元帅便吩咐中军：祭旗发兵。

中军当即走出大帐，立于帅旗之下，发出号令：“元帅有令，祭旗发兵！”一声令下，人马喧嚣的校场，顿时鸦雀无声。罗增端起水酒，虎步上前，对天言道：“本帅今奉王命，率师平番。为此致祭山川社稷，旗纛尊神，但愿此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罗元帅言罢，虔诚地洒下水酒。谁知，忽地一阵强风吹来，只听见“喀嚓”一声脆响，众兵将举目一看，“帅”字大旗旗杆吹折两段，黄色帅旗飘落在地上，众将无不骇颜。古时出兵，风吹旗杆断，要说也不算奇事，可那时将帅笃信此道，意为不祥之兆。罗元帅暗暗想道：本帅将要发兵，旗杆吹折两段，此去定是凶多吉少。老夫年迈不足虑，两个孩儿，正在年少，若随我前去，事出果然，岂不抱恨终生？遂起了要将孩儿罗灿，罗焜留在府中之念。于是对兄弟二人道：“孩儿过来。”

“粉面金刚”罗灿、“玉面虎”罗焜一听爹爹传唤，急忙走上前来，齐声问道：“父帅有何吩咐？”

越国公罗增不便明言，婉转说道：“为父想来，此次出

兵，非三五日之事；你母亲一人在京，为父心中悬念。你兄弟二人勿以老父为虑，回府侍奉你母去吧！”

罗灿、罗焜一见爹爹变卦，心中疑惑。忽想起旗折父帅脸色骤变之情，心中便明白了几分。若非如此，回府也可；见此情景，兄弟二人怎能放心得下？便一齐请求说道：“爹爹，孩儿是奉了母亲之命，方来随侍爹爹。如今既已万事俱妥，只待起行；孩儿若是回去，怎向母亲回话？再说爹爹独自一人远征，孩儿也放心不下。还是跟随爹爹前去杀敌为好。”

越国公罗增慨然说道：“为臣尽忠，理所当然；为子尽孝，情理之中；如今为父边关讨贼，是为尽‘忠’，你等在家奉母，乃为行‘孝’。各行其道，岂可混为一谈！”

“粉面金刚”罗灿辩道：“随母是为尽孝，随父亦是尽孝。况父远戎杀敌，正是父用儿之际，儿孝父之时。若说两便，孩儿随父，兄弟回府奉母，岂不各得其所，两全齐美？望爹爹三思！”

按情理而论；那“粉面金刚”罗灿说的实是良策。怎奈那越国公罗增坚信凶兆，不肯要儿前往。用人之际不带人，未出兵时先气馁，岂有事遂之理，成功之说？那罗增似乎料到必有大祸，唯恐两个爱子跌入水火，便断然说道：“父意已决，休再罗嗦！快回府去吧。”

罗灿和罗焜一见父帅不悦，不敢违抗，诺诺遵命。兄弟二人对父亲又拜了两拜，那越国公罗增这才满怀心事，重回大帐，号令众将官，兵出都城，征伐鞑靼。但见将旗摇动，战马嘶鸣，步兵卒好似南山虎，马跑开恰似北海蛟龙，遇大道，双排队；逢小路，单队行。队队人马多齐整，杀气腾腾鬼神惊。

按下越国公罗增征伐鞑靼暂且不表，且说“粉面金刚”

罗灿和“玉面虎”罗焜兄弟二人送过爹爹出征去了，这才离开校场，心中甚是不悦。二人去掉披挂，着家人送回府去。罗灿说道：“兄弟，为兄心中甚是愁闷。你我散散心才好！”

“粉面金刚”罗灿之言正合“玉面虎”罗焜心意。罗焜接道：“刚才爹爹面色不佳，小弟早已看在眼里。如今小弟也正不知如何是好，你说散心，小弟奉陪。”

兄弟二人正在说话，忽然一个中年汉子随着一辆车子慢慢走到罗灿、罗焜身边。只见那人拱拱手，高声说道：“二位公子，近日可好？”

罗灿和罗焜兄弟二人回头一看，似乎相识，仔细辨认，这才想起此人名叫祁子富。原来这祁子富本是山东人氏，父亲曾任粤东太守，被诬亏空库款三万两纹银，被奸相沈谦参奏，唐王颁旨，将祁父拿进京都，锁进刑部监牢，追交欠款。当时祁子富在家读书，意欲皇王开科，求取功名。得此凶信之后，祁子富哪还有心读书？便变卖家产，筹措银钱，带了妻子和女儿祁巧云，上京赎父。谁知到了京都一问，才知父已气愤身亡。祁子富所带银钱也被奸相沈谦敲诈一空。一家三口在京身无分文，寸步难行，困在开饭店的寡妇张二娘店中。祁妻忧虑交加，没几天便身染重病，不愈而亡。祁子富正在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际，幸好得遇罗府公子罗灿、罗焜二人。二公子慷慨解囊相助。撮合两家成为一家，倒也能和睦相处。从此，祁子富再无意功名，便帮张二娘苦心经营，开起饭店来。张二娘早寡无有子女，把祁巧云视为亲女；祁巧云从小受礼义训教，对继母胜过亲母，自此一家三口艰难度日。这已是几年前之事了，罗灿和罗焜兄弟二人早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可祁子富总把这救命之恩紧记在怀，

日日图报，苦于无门。今日相见，祁子富怎不叩礼相见，罗灿和罗焜急忙还了礼，同声问道：“祁兄何往？”

祁子富答道：“上坟祭扫，奠吊亡父冤魂。”

“粉面金刚”罗灿接道：“清明尚早，祁兄难道记错日子了么？”

祁子富说道：“俗话说‘早清明，晚十一’。先父冤死，惭愧无力报仇；慈父面颜，时时如在眼前，可恨奸贼沈谦，我恨不得食之肉，吮其血，方消心头之恨。”

罗灿安慰言道：“祁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兄长胸怀大志，早晚必有出头之日。”

祁子富听了，倍加感激。叹了一口气，说道：“多亏二位公子相助，我祁子富没齿不忘。来生情愿当牛做马，以报大恩大德。公子若有闲暇，请到小店一叙。”罗灿、罗焜连连答应。祁子富见车已去远，这才拱了拱手，恋恋说道：“贱内小女俱在车上，请二位公子留步，改日再会。”说毕，又拱手道了谢，这才快步而去。

祁子富的一番话，更使“粉面金刚”罗灿和“玉面虎”罗焜气忿不已。罗灿说道：“今日尽遇不快之事。你我去‘满春园’同饮两杯如何？”

罗焜正不想回府，当即答道：“小弟愿陪。”于是二位公子遣散家人，快快向“满春园”而去。

诸位，那“粉面金刚”罗灿和“玉面虎”罗焜倘若跟随越国公罗增一同出征，讨伐鞑靼，倒也罢了；那罗元帅一走，兄弟二人遵照父命立即回府，倒也相安无事。千不该，万不该二人要去“满春园”饮酒。俗话说：“色是刮骨钢刀，酒是惹祸根苗。”只因他们这么一去，惹出天大一番事来。直弄得越国公罗府父南子北，生离死别，母子分散，家破人亡。

闹得大唐祸及忠良，险遭颠覆。这正是：世上本多不平事，
偏来多事不平人。